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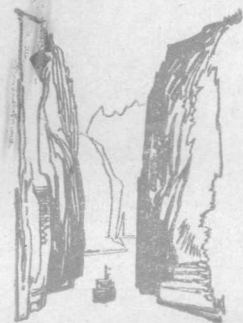
529288

刘白羽 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白羽散文选



SEU 067351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散文精选白版

装帧设计：秦 龙



刘白羽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19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frac{1}{2}$ 插页2

1973年1月北京第1版

197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579

定价 0.69 元

前 言

这个散文集，是从抗日战争时期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写的散文中择出的三十篇。我爱写散文，但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才自觉地把散文作为武器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的。从英雄的战争到沸腾的建设生活，我的心随同时代脉搏而跃动，我也就一直继续写下来。现在收集在这里的一些篇只是我所写的一部分，不过从中还略微看得出中国血的战斗的一点历史脉络、火热建设的一点闪光。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亿万人民心中的喜悦象火一样迸发出来照红了世界，文艺反映了这种精神，就繁荣茂盛起来。出版社要印行这本散文集，我想是从整个文学事业需要来考虑的；至于我自己则是想把过去这几十年写的作品整理一下告一段落。今后，在华主席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引导之下，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的急迫任务是赶紧投入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斗洪流，面向前方，写些新的东西，歌唱火热的战斗，歌唱红色的中国。

刘白羽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

目 录

前 言	1
同 志	1
记左权同志	6
人民与战争	17
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	21
漂河口杂记	35
新社会的光芒	42
光明照耀着沈阳	49
北京的春天	57
横断中原	60
火炬映红了长江	74
在朝鲜的第一夜	78
热情的歌声没有停止	86
我们在审判	95
举国欢呼的时刻	104
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	114

一幅灿烂的生活图画	132
万炮震金门	145
火光照红海洋	149
英雄岛	155
日出	171
灯火	175
青春的闪光	182
写在太阳初升的时候	193
红玛瑙	212
长江三日	221
珍珠	231
樱花	243
金达莱	257
平明小札	272
怒海	294

845.8
893

同 志

天是晴了。漳河暴涨的洪水，却并未因此落下去。波浪在阳光下一闪，便哗的一声抛掷过去了。特别是在山谷里，洪水发出吓人的“轰隆——轰隆”的声响。半夜，我的隔壁，有着关于这水吼的对话。起先，是一个浓鼻音的老人在说：“……你听！蛟在叫呢……”

“哪里有什么蛟，这不过是水在打绞，打旋，就响起来了！”

可是不拘怎样，那岩脚下吼叫的怪声响，还是引起我无限的忧郁。因为我给暴涨的洪水钉在这荒村里，已经三天了。恰在这时，我瞅见天上一颗星，象一只火枚插到烟灰里般，一下又给阴云遮蔽起来了。

“老年人说……是凤凰下了蛋，打一次雷，下降三尺，降到山根，变成蛟，它一翻身，就发了洪水，要不，哪来这么大水呢。你听听这声音，水，一时半会退不下去。”

“不，这是迷信。这完全是迷信，……”下面，这响亮的喉咙也没说出涨水的来由。

我却信任了那浓鼻音的人。水，一时半会退不下去。因为我确定他是年纪大的人，一定是这河岸上的老住户，他的经验一定可靠。第二天天刚亮，一阵鸟声刚噪过去，窗户纸上灰色的黎明晃了一下眼。我跑到隔壁去，一推门，还早眠在门板上的苍蝇嗡的一声冲到我脸上，象落了阵把雨点。进去叫醒

炕上的人，却只有一个。他是那样愕然的，他的眼光是那样警惕的，……这眼光制止着我前进的脚步。这眼睛在我脸、身、各处打了几个盘旋，然后刀子样疼痛地戳在我脸上，如象一种压力，让我的眼光只好被迫退下来。忽然，他用明朗而干燥的声音无意地扫了我一下：

“你来干什么？”

“我想找那个老大爷，问一问今天水可落得下去，可过得河。”

他一口回绝我，但也有点迟疑，而说出来的终是肯定的语气：“白想！”然后挥挥手，露出他心意的烦躁。

我的眼里到底露着怎样恳切的眼光啊！这使他很轻蔑地唾了口沫水，伸手去搔脚，我才发觉那只脚由厚厚白布包扎起来。我看他已经感觉到我的注意。他有点惶惑。我急速地问他：“怎么，踩在犁刃上了？”

看，他多么暧昧地点了点头，又赶紧机警地扯开去：

“枪……这半天不响了。……”

突然门外一阵气喘声，谁破门而入。是那浓鼻音的瘦小的老人，急急挥着手说：“躲一躲吧！从夏店来了鬼子兵，还有二十里！”

我站开一点，插手到口袋里去摸手枪。后有追兵，前有万恶洪水，这怎么办？经过一阵急促地摆布，老人示意只有我能帮助他搀扶他那病脚的儿子。对老人家这种信任，我真是衷心感谢，便伸手去搀扶那青年人。他却怀疑似地退缩一下说：“你不要跟着我们白跑路吧。”我真想捶他一拳，但我正需要这农民来掩护我自己，只好耐心扶他走，……那样一溜一溜

的，……路上绊脚的石子咕噜咕噜响着，——我觉得这年轻农民真是讨厌，他总要摆脱我似的，仿佛他知道现在我需要他们掩护，他便故意和我作难了。有时，他把全身重量都倾注在那老人身上，让老人象肩一口袋沉重的粮食一样吃力，他自己还得重重地跳着那只独脚。不知他为什么对我那样坏，那样怀疑，这是一个农民和一个抗日军人的关系吗！我心里渐渐地也怀疑起来，我想他也许是对于我不利的坏份子吧。这警觉的触角的确触痛了我，这样，我几次去触摸我那光滑滑的手枪柄，准备他万一危害我，我就使用枪膛里的第一颗子弹，——不过当远处沉闷的雷一样的炮声响一下，我从那青年的眼珠上便看出一种异常的表情，——他仇恨、震怒，而不是普通农民的慌惧。我又觉得这是很熟悉的一种眼色。这时我们三个随着犬牙般嵯峨的白垩岩降下一条深谷，到一个路口，往里去是深深的灌木林，前面是漳河漂浮满白泡沫的河面。我们三个歇息在一块石头上。那老人担心地望着横搁在他膝头的伤脚，叹息地摸着什么，一面闪着泪水婆娑的小眼说：“这样三天两头躲来躲去，你的脚几时好呢？”一面把一个小白纸包递给年轻人。谁知道这护士一样的殷勤反而引起这伤者的暴怒，冷冷地把药合在两手心上，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我摘下帽子，揩了把汗，预备离开他们。我问：“你们知道×支队往哪个方向去了？”

他揩着汗，任何反应都没有。那老人答复我：“五天前渡河的。”

一阵风搜索似的掀着我的头发，突然，我藏在帽檐里的一只布片哗的一旋，落在年轻人那只好脚的跟前。

我急忙伸出一只手去捡，一只手去抓枪，一仰头，仿佛望见山崖上垂着的一朵野花，他从早晨时时刻刻对我很凶狠的样子，倏的，给那甜蜜蜜的微笑遮着了。这样，他和蔼地把那只大手抓着我：“你是同志……你是同志……”这时我羞涩地把枪抽回，将那写着“八路”的臂章舒展的铺在石头上，两手不自然地匀着它。我们两人互相看着，笑了出来。

老人说：“好！你们都是一家人……”

原来我赶大队伍不上，换了便衣躲避到这荒村里来，最怕有坏分子去报告，因为背后敌军正在追踪我们，便将臂章摘下来藏起了。

“我也是×支队的。”那响亮的声音如同吹响的银笛。

“你？……”我一下蹦起来，仿佛一个正欲坠下深阱，却给上头一只手拉着了。我在这瞬间一下获得了最需要的最崇高的热情。

“是啊！你不信！我是七连的通讯兵。夏店火线上挂了花，那天，大队伍过河，把我托给这个老大爷！”

我一扭身，激动得眼窝酸了一下，把脖颈伸到老人面前：“他不是你的儿子？……”

老人伸手抓了几下胡须摇摇头，莫名其妙地指着搁在膝盖上的脚说：“上药吧！”

“哈——我来！”那个同志自己一面弯过身来解着白布带。忽然，我对他的反感一点没有了，还想为他做点什么才好。他却一面咬着牙忍耐疼痛，好笑似的说：“……我先前对你这陌生人总有点怀疑，我怕你跟来……万一你发现我，你会怀疑的，是吧，那我和这老大爷……”

“我也是这样推测你。”我在伸手替他往布上敷药。

一阵芳香的气息从泥土里吹过来，一簇簇星似的黄花在那儿绽嘴微笑。他舒适地倒在老人的怀里。老人眯了眼睛望着酱油色的水浪悠悠地说：“你们知道吗？……我的儿子，也在队伍里，说当号兵，你们知道吗？……”

一九四一年

记左权同志

当我们现在用亲密的声音招呼着他的时候，他是再也听不见了。在那一刻之前，他的热血在沸腾，立在民族的阶级的前卫上战斗着；在那一刻之后，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可以回忆他的声音，笑貌，我们可以召唤他的名字，可是我们却永远不能再握他的手，和他一道战斗了。许多天之前，左权同志牺牲的消息，就悄悄地传给了我，在十五日的《解放日报》上终于得到了证实。在这以前，我是如何不能相信这件事；我想不到这结实的，被我敬爱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就会如此突然从地面上消失，并且是给敌人这样残酷戕害了的，给敌人炮弹炸死了，他把最后一滴血为了民族、阶级而流尽了，这是多么悲壮的结局啊。今天上午，和一位曾经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谈着，他说：“在战斗中，几次，领导的同志牺牲了，只这次我流了眼泪，……”这是最深的阶级的情感，而现在，这夜深的时候，又怎能控制我的情感。

虽然，在此刻回想他，对于我是困难的，但为了写下我永恒的纪念，我不能不仔细地想他。

记得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我认识了左权同志。他是一个十分有军人风度的人，在他微黑的脸上有两只锐利的眼睛。他很沉默，他沉默地闭着嘴是他那坚定性格的特征。他身体是结实的，战争以及一切繁忙，仿佛是丝毫不能动摇他、影响

他的。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永远挺得直直的。走起路来，迈着沉着、严正的步伐。讲话时，用沉着而果敢的音调。

那时，我们所在的晋东南，不是象今日这样残酷的战斗的地方。对于他所住的总司令部，我曾在《朱德将军传》里加以记叙，现在先抄一段下来：

“……三九年，五月，……是平静的。在这两条山脉中间，展开着一片盆地，盆地上错综着一条一条棕红色的山峦。庄稼是丰茂的，树林里结着各色果实。村庄边流着亮晶晶的河流。在屯留县附近，盆地中的一片小小盆地上，分布着四五个村落；站在一个村落边上，一眼能看到周围旁的村落，给静静的树林包围着。四面是山岗，……几个村落之外，由一条黄土的山沟进去，渐渐上升到布满苍松和杉树的山上，十分幽静，——顺着一条绿阴阴的小路，到一所院前，那门额上写着‘漳川学校’字样，……”

我紧接着简述左权同志印象之后，写了这一段环境，是不是为了冲淡一下心情呢，假如能冲淡一些，我想也好。实际，我只是想到他，不免想到他生活过，工作过，保卫过的地方而已。

就在这里面：左权同志住在朱总司令隔壁的一间房里，房子是狭长的，光线并不太好，墙壁上挂满地图。

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的确确是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处理。在他的工作岗位——参谋长——上说，他是最适当不过了。我想这是由于一生的军事工作，培养锻炼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革命工作溶为一体，就是

性格上也有着工作磨炼出来的显著的特点；左权同志的细心，负责，经常的积极性，沉着，理智，再加上他的军事理论修养，作战经验，指挥能力，是我们部队参谋工作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知道，总司令部作战科，工作是最紧张的，——是八路军作战的神经中枢，在那里面工作的同志，可以说都是左权同志的助手，他们轮流着三天便要值一次夜班，而左权同志是要天天值夜班，在那浩瀚、纷繁的革命事业里，他整年累月的没有休息过。我除了偶然看到他为了开会，从总司令部走到政治部去；在吃过晚饭到黄昏之间，出现在网球场上打打球，那更是很稀罕的事情；我总看见他在忙碌着，每天一直办公到夜深，情况紧张时候，要到十二点钟，才算处理完毕这一天的工作——他得到战场上全部情况的电报，然后发下电报去部署，指示，这是整个战争的呼吸与脉搏——他回到屋里，并不被疲乏所压倒，他还要在这深夜摇摇的烛影下，读书两小时。就这样，在白天，我也从未看见过他的脸上露过一丝疲乏或松懈的神情呵。

几日前我听他夫人说：今年春天，他由前方带回来的信上还讲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春天快完了，我的工作与学习还是没有什么进步。

他是这样的同志，他沉默而谦虚地埋头于工作，——一时时感到自己不够。我想愈深入工作的人，愈能客观的认识自己；是的，为党为群众，每一个人永远不会感到够的；只有那种革命的旁观者，个人主义的“英雄”，才会虚张声势，夸张个人力量，为一己而自满，这种人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精神。左权同

是会打漂亮的胜仗的，但，左权同志的特点，不在于他能打一次漂亮的仗，做为党的军事领导人，更重要，是他那经常的积极性——永远任劳任怨，只有党没有自己；这从左权同志一生的经历中，就能得到最好的说明。

左权同志是湖南醴陵人，上过中学校，后来就到一个部队教导队里去，又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部队里当排长、连长，后来被派送到苏联去上陆军大学。他在这一贯的正规的军事学习中间，获得很好的成绩。回国，在江西苏区时，曾做过军事学校教官。而当党需要他的时候，他更多的时间，出现在战斗的火线上。

……大约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年的时候，在江西苏区，红军时时刻刻投入反“围剿”的战争中间。当苏区遭受着最大的困难和迫害，他所在的军团常常在战争中进行着主要的战斗，经常在困难当中的最困难之处，接受着重要的复杂的任务；哪一条火线上危急，就调到哪里去。在这频年累月转战中间，不仅表现出左权同志最能胜任，最能忠于职守，而且表现出一个有最好品质的党员，——他从指挥战事，发电报，打电话，整天整夜沉浸在战争的一切工作里，他要布置通信，侦察，准备伤兵运输，筹划粮草，总之，从后勤工作，到火线上一枪一弹，每一呼吸，每一发射，无不是他亲自去准备而完成的。当时《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首悼诗中有最感动人的一段，就是描写这种情景的：

白天行军作战，

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挥有方，

电话机成了你枕旁经常的陈设，
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催你醒来，
你倦极了，
清醒的神志到底抵不过过度的疲劳，
电话还未讲完你又昏睡过去，
不到几秒钟你又醒来，
电话，一次再次的电话！
过度的烦劳使你好说梦话，
你的梦话我常听到，
你所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

他从国外回来，十多年如一日，没离开过战争，奔波。但这并未摧毁他的精神或体质，而他趋向于更旺盛的战斗的年纪。

如同一个人的呼吸器官，左权同志毫不嚣张，毫不矜持，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以后，他成为整个八路军——代表无数千万劳动群众的，这一集体的呼吸器官。所有情报，战争，一次胜利接一次的胜利，以及偶然的失利，莫不经过他的心。假如每一次胜利，在他的心上曾漾过一丝微笑，那么，偶然的失利，在他的心上也会引起一种忧虑。有人说习惯于战争的人对战争就容易麻痹了，那是不对的；只能说没有了那种毫无战争经验的人的恐怖，而是更沉着，更敏锐，更认真，更细心，因为革命的军事领导人，深知：每一胜利与失败是关系着同志的生与死，革命的前进与后退。象左权同志这样最熟悉集体的人，一

且遽然离去，实在是损失太大了。现在，谁能从他的全部生活中，找出个人琐碎的事情来谈呢？他生是为了阶级与民族而生，死是为了阶级与民族而死；他留给我的印象，永远是沉默坚毅的。我们有一些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同志们，口头上说着献身革命事业的壮语，而心中时时刻刻还有着“我”，这个“我”眷怀着生与死，旧的愉快，虚荣，自私自利等等；他们为此时常神经过敏的愤怒、埋怨、哭或笑。而革命事业是在艰难过程当中前进的，她需要同志们在日常工作中，以真正沉默的毅力去推动；这种宝贵的品德，在那些自称“献身者”的心目中，却似乎并不重要，好象也不想知道。然而，我们党在领导这伟大的革命战争中间，正需要真干实干，象左权同志这样——十年从未下过火线，经历着红军从稚弱发展到如此强大的每一事件，每一时刻。他得到朱总司令高度评价：

“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等方面，他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

这并没有使左权同志产生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而是更努力的深入工作，永远不离开那工作，献身于那工作。

我们需要更多的知道他的生活吗？在这里，他的全部生活便是全部战斗。因此，我想忠实的记述下他的一次战斗故事。

一九三八年春季，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那时，总司令部初到这个地区。左权同志和朱总司令一道前进到府城，迎面之敌，已占领良马。可是他们手边只有两个连，敌人却是三千。一个连上去一打，连长也负伤了，敌人沿山直扑府城。这